

意林
轻文库



绘梦
古风系列
028

萝莉将军

(一) 闹姑爷

纪出矣
著

软萌萝莉
在外英勇杀敌，
俊朗太守
在家专注养生。

奇案接连发生，

将军、太守携手破案，
寻找惊人真相！

一场令人捧腹又引人深思的
好戏即将拉开帷幕，
且看英气萝莉与病弱太守
演绎怎样的传奇！

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

意林
轻文库



绘梦
古风
系列

028

茉莉将军

(一) 闹姑婆

纪
出
生

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

· 长春 ·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萝莉将军. 1, 闹姑苏 / 纪出矣著. -- 长春: 北方
妇女儿童出版社, 2018.6

(意林·轻文库. 绘梦古风系列)

ISBN 978-7-5585-2303-8

I. ①萝… II. ①纪…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098545号

萝莉将军(一) 闹姑苏

LUOLI JIANGJUN (一) NAO GUSU

出版人	刘刚
总策划	阿朱
特约策划	师晓晖
执行策划	张星
责任编辑	吴强 周丹
图书统筹	三木卷卷
特约编辑	雷凌云
绘图	子涅
书籍装帧	刘静
美术编辑	袁萌
开本	700mm × 1000mm 1/16
字数	450千字
印张	14
版次	2018年6月第1版
印次	2018年6月第1次印刷
印刷	天津泰宇印务有限公司

出版	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
发行	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
地址	长春市人民大街4646号 邮编: 130021
电话	0431-85678573

定 价 29.8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印务部联系退换, 电话: 010-51908584



楔子

第一章 拜见大人

第二章 文臣武将

第三章 太沧州的晴天

第四章 借刀杀人

第五章 狼出没

第六章 江湖奇门冉兰宫

第七章 活于狼性，死于人言

目录

CONTENTS

目录

CONTENTS

207	193	177	159	141	123	107
第十四章	第十三章	第十二章	第十一章	第十章	第九章	第八章
解铃还须系铃人	盼父皇与天同寿	孩子的『买卖』	不入虎穴，焉得虎子	柳家有子柳十方	梅教夫婿觅封侯	梁上对饮西风烈

楔子





乔将军乔瑞近些年成了京城街头巷尾的一大谈资。

这笔谈资无关他戎马疆场的飒爽英姿，也无关他与夫人秦氏那段一人一心过一生的痴情，而是关于他养出来的三个性格迥异的闺女。

乔家是武门世家，前前后后一共出过十二位功臣。乔瑞十三岁入军营，十五岁便成为皇家禁军中的一员猛将，二十岁出征漠北，二十五岁被封为都正指挥史，三十岁封镇国将军。其战功之显赫，杀敌之英勇，可想而知。

然而就是这么一位威风凛凛的悍将，膝下竟然没有一个儿子，夫人秦氏三次怀胎，生的都是女孩。

乔老将军爱妻如命，爱女也如命，心里想着既然一连来的都是姑娘，那就索性拿姑娘当儿子养。古时便有花木兰从军，他的女儿一样可以。大闺女出生的时候，乔瑞就兴致勃勃地给女儿取名木兰。

乔木兰的胳膊腿确实壮实，但无心习武，长得五大三粗的，远远走过来就像棵大树，偏偏只喜欢绣花。你让她练武，她能从早上哭到晚上。

乔老将军闹心啊，但是乔老将军不说，默默放了老大去绣花，将期望放到了老二乔巾帼身上。乔巾帼练武的精神头倒是很足，奈何没有丝毫悟性，让她气沉丹田，沉到将近十六岁还没找着丹田在哪儿。

如此，乔老将军心灰意冷了，虽心痛手上的九环大刀无人接替，到底也不能将自己那点儿念想强行加在女儿身上，待到秦氏生老三的时候，他也就不再做子承父业的梦了，给闺女起了个挺灵秀的名字，叫乔灵均。

令所有人都没有想到的是，乔老将军手上的那点儿家业，竟然就交托在她的身上。

为什么说想不到呢？因为乔灵均生下来的时候就比正常的婴孩小，短胳膊短腿儿，长到六岁还没凳子腿高，那真是顶娇小的一个姑娘。模样生得出色，兼具秦氏的杏眼黛眉和乔瑞的英气。个头儿不高，手劲儿却奇大，九岁就能扛着父亲的九环大刀满院子乱挥，十岁就跟着乔瑞入了军营，养得如假小子一般。及至乔灵均十六岁，都没人再见过她穿女装，不知道的，也只当乔家的第三子是个儿子了。

而坊间的笑谈，就是从乔灵均十五岁这一年开始传起的。

是说乔家绣花的老大和气沉丹田的老二先后出嫁了，乔家老三一身男子装扮先后送走了两位姐姐，反倒将自己剩下了。

按理说，乔家那样的家世，想要找个青年才俊入赘都不成问题，怎生嫁个闺女就

成了头等难事了？

对此，见天蹲在城门楼下要饭的老乞丐开腔了：“入赘？乔家老三那个性子是能嫁人的吗？是能端茶递水伺候公婆的吗？有几位姑娘能养成她那样？五岁上树，十岁舞刀，十五岁时跟她相亲的公子都需得等她酒醒了再说话。就因为这好酒的毛病，外头还给她起了个浑名叫乔九爷，取的就是酒字的谐音。”

“前段时间乔指挥史安排了一位户部侍郎的公子与她相亲，那是多好的家世，你猜怎么着？乔家那位祖宗睡醒以后，直接在人家面前表演了一场胸口碎大石和口吞大宝剑，户部侍郎家那位公子的脸，也像石渣似的落了一地。你跟她讲花前月下，她跟你论刀枪棍棒，没人敢入乔家那个门！”

如此，这婚事一拖，又是一年。

那时候的乔灵均，说得客气一点儿是自在随性，说得不客气一点儿，是真的混账。乔灵均出身将门，父亲封一品骠骑将军，这样家世出身的女子，性格难免骄纵。很多人都说，乔老将军的三闺女必然成不了气候，哪有成年的大姑娘，日日在军营跟男人厮混的？说这句话的人怎么也没想到，乔灵均真的就在军营里摸爬滚打了小半生，也没人想到，戎马疆场无往不胜的乔老将军会死在漠北的战场上。

乔瑞死的那一年，乔灵均只有十六岁。

十六岁的乔灵均，一声不响地将父亲的棺木从战场上接回来。披麻戴孝，谢客入殓，跪在坟前她自始至终没掉一滴眼泪。她只是很耐心地在墓碑前跟乔老将军说了整整十日的话，说到喉咙再也发不出一丝声音，彻底昏厥。

“爹，如果我以后都乖，你可以回来吗？求你……”

乔灵均安顿好母亲秦氏以后，再次返回了军营。

次年六月，奉天漠北疆土再次受外族侵略，一连被攻下十七座城池，边关告急。乔灵均在天和门跪了三天三夜，请旨挂帅代父出征，朝野上下对此议论纷纷，都不赞成圣上用这么年轻的一名女将。追随了乔将军多年的老将陈直却在关键时刻力荐乔灵均。

漠北的这一场仗，有国仇，有家恨，亦有朝野上下的质疑。乔灵均闷声不响地用了三年，打了一场漂亮的胜仗。

许多人都说，自那以后乔灵均就变了。父亲的离世和三年战场的厮杀将她淬炼成一棵坚韧的野草，那双本该娇嫩的手上，也有了厚茧，有了刀伤，有了岁月划过的痕迹。



乔灵均被武帝封为奉天朝第一女将军。她活成了奉天朝的一个传奇，一个披甲挂帅的神话。乔灵均麾下的将士也被正式赐名乔家军，一时风光无限，名声大噪。

漠北大捷以后，乔家军就要班师回朝了，归京的消息三天前就在各地州府传遍了，却不想整整六天过去了，守在城门楼前等着迎接乔家军的各地知县竟连将士的半片衣角都没见到。

第一章

拜見

大人





在江南的寒冬腊月里，是感受不到冷硬寒霜的。那种温暾的阴凉，冷得有几分杂乱，风没有方向地吹，雾气昭昭和隆冬淡月相邀，不知不觉就沾了一头一脸的冷湿。若行在乡间野路上，合着独有的杂草灌木，滋味便更甚了。

当地人决计不会选择在这样一条路上行走，因此，也就更加没有人窥见，在这片无人照管的木丛中缓步而行的一队人马。

这些人身上穿的都是很朴素的布衣，相貌也因着刻意压低的粗布帽檐看不真切，身板却个个挺直，正随着马车，在弯曲的泥路上井然有序地行进着。

为首的马车并不考究，套头老马腿脚本就没见利落，走在坑坑洼洼的土路上，像极了“醉酒的壮汉”。

坐在“壮汉”里的人倒似并不介意这份颠簸，只在扫过车外步伐一致的“仆从”时扶额吩咐。

“让他们走得随意点儿，这是回家，又不是上战场，那么齐整做什么？”

马车的内里也是简洁得一眼可观，坑洼不平的土路将车身晃了个叮当乱响，里头的人连口茶水也喝不上。

坐在乔灵均身边伺候的袭取实在忍不住，抱怨了一句：“这些人都齐整了小半辈子了，谁还记得不齐整什么样？我是真想不明白您打的什么主意，咱们乔家军这次打了胜仗，本来就该体体面面地还朝，为什么非受这种闲罪？您可瞧瞧，我这身骨头都快被晃散架了。”

乔灵均不耐烦应酬官场上的接风宴她是知道的，那也不至于连官道都不走，带着将士们去了戎装走野路吧？

这一路的风餐露宿，都快赶上他们在边关吃糠咽菜的劲头了。

袭取说得委屈，皱着眉头窝在马车里的模样也有些垂头丧气。反观斜靠在软垫上闭着眼睛歇乏的乔灵均，照旧是那副气定神闲的样子。

这么多年过去了，她依旧穿着男装，青底竹纹的袍子，分明是儒生的打扮，却被她生生穿出了一股英气。

乔灵均将眼梢微微挑起，端详了袭取一会儿，笑道：“散架？你这身骨架怕是比寻常男人还要粗。”

她身边的副将哪里是能跟娇弱搭上边儿的？

袭取承认嘴损不过她，盯着自己的大胳膊大腿，横了乔灵均一眼：“那我们为什么不干脆骑马？也比坐这晃晃悠悠的劳什子好上许多！”

“你知道什么？”

乔将军面无表情地将晃动的车帘掩好，神色严峻地说。

“我要捂白。”

这几年边关的风太硬，吹得她都快忘记自己是个女的了。

袭取知道她又在戏耍她，语调里自然也没存好气儿：“你黑过吗？”

这话说起来就足够气人，乔灵均出征那年一连带走了手下四名女副将，三个在战场上晒成了黑里俏，一个练成了短粗胖，唯独乔灵均还是那副唇红齿白的模样。她竟然还嫌弃这肤色，上阵杀敌的时候还要抹黑，要将马鞍垫高。饶是这样，挺直腰杆带兵冲锋的乔灵均还是像个没长开的英气女娃。

初时，敌军还嘲笑奉天朝的主帅连个女流都不算，称她为稚儿。直到这个稚儿轻笑着，一刀砍断了敌方将领的一条手臂。

袭取还想调侃说：“你就是再白，骨子里也还是个爷们儿，哪个男子会愿意娶个爷们儿似的女子做媳妇……”话到嘴边又猛然想起了那道来自皇城的圣旨。

奉天承运，皇帝诏曰：

上将军乔灵均凯旋，朕深感欣慰，然，将军终是女儿身，适龄理当婚配。朕日夜念及乔老将军临终嘱托，终选国公陈霖之子陈怀瑾。此子才德兼备，文武双修，实为良配。着令二人择日完婚。

这圣旨上的用词，其实并不算强硬，完婚之日也没有直接定下。但是君主之言，便是说得再婉转又如何不是命令？

终是女儿身，文武双修，实为良配。

呵！

乔家军弹尽粮绝被困鹿城，乔灵均与一众将士以草根果腹，吃树皮度日时没有人说过她是女儿身。

六天七夜的硬仗，乔灵均肋骨折断三根依然冲锋在前时，没有人说过她是女儿身。

现在，锦衣还朝的乔灵均，成了女儿身。

袭取到现在都记得，乔灵均在接到圣旨时嘴角的那抹嘲讽的笑。

乔灵均手上的那把九环大刀是从乔老将军手上接下来的，这么多年过去了，她没能回去给父亲上过一炷香，也没能在中年丧夫的母亲跟前尽一份孝，唯一能做的就是默不作声地守着父亲的刀、父亲的兵和父亲要守护的君主的江山。



如今，乔家军声名远播，战功赫赫的她却让君主担心了，要压下她的风头，要不动声色地收回她手上的兵权。袭取也曾问过乔灵均：“圣上为什么不干脆让您嫁给皇子？”

这岂不是更简单？

乔灵均的回答是：“大概也知道要脸吧？现下皇室成年的几个皇子都已经娶了正室，皇家又怎好让一个为他们出生入死的女将做妾呢？”

陈国公虽然已逝，陈家却一直颇得圣恩，陈家的女儿现在还在宫里做着娘娘，武帝让她嫁给陈国公的儿子，自然等同于嫁给皇家。

乔将军说完又冷笑一声：“其实做妾也无不可，我砍了他们的正室不就行了？”

无非是手起刀落的事儿，如果她没有九族，大概真的会这么干。

马车又晃过一个山头，闭目“捂白”的乔灵均挑了第二次眼梢问车外的灵川。

“什么地界了？”

驾车的灵川回：“将军，再往前走就到苏州了，咱们今儿晚上歇在哪儿？待到进城也要天黑了。”

“苏州？”

乔灵均单手撩了帘子，自车上跳下来活动了两下筋骨，她的一头长发束在头顶，发尾淡淡扫过过肩连珠纹的衣襟，笔挺又英气。

“我就从这儿走，你们照旧回京。进京之时也不要让将士们着戎装，老老实实地进去，别摆任何排场。”

身居高位者皆多猜忌，她便是对京里那位有何不满也要恪守君臣之礼，既然武帝想要一个心安，那她就还他一个心安。

袭取是个直肠子，眼见着乔灵均说完就扯了匹马要走，忍不住跟上前去追问。

“您这又是上哪儿啊？眼见着天就黑了，再不找地方打尖儿，又要……”

向来心思通透的灵川早已窥出了一切，不等乔灵均说话，便附耳回答了袭取。

“陈国公的儿子陈怀瑾现任苏州太守，将军这次，显然是要去‘拜会’他的。”

乔瑞在离世前曾经跟武帝约定，要让乔灵均自己挑选夫婿。武帝当初答应过，现下却要食言，但是他也曾答应过乔灵均，若她年至适龄还未有夫婿，皇族指婚后她可以与未婚夫婿相处一年后再完婚。对已死之人的承诺可以不守，活人的约定再要反口就真的面上无光了。

乔灵均做任何决定都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几名副将深知她的性子，并不阻拦，只

在她感叹“我记得出征那会儿曾路过这里，三年草长莺飞，倒是连野草都高出我半头了”之时，稀稀拉拉地走回马车，不时议论几句。

“这儿的野草就是不长，不也比她高半头吗？”

“是啊。她从十二岁就再没长过个儿了。”

“别提个儿了，她听见又要偷偷往鞋子里塞厚鞋垫了。”

“你们猜将军这次会用多长时间吓退那个未婚夫？”

“吓退？我怎么觉得她会弄死他呢？”

“我也觉得会弄死，毕竟这是皇亲，退不得的。但是说到弄死，应该也没那么快，京城里头那位看着呢。”

“我赌半年死。”

“我赌一年死。”

“我赌婚后死。”

乔将军挺直腰杆坐在战马上，迎着肃杀的寒风十分认真地想，她的几个副将一直到现在都嫁不出去，也许无关于她们练得五大三粗的身板，而是因着她们招人厌烦的情商，以及背后议论旁人还不知道收敛的大嗓门儿。

众所周知，苏州是江南一大繁华地，东至海岸一百五十里，南至浙江嘉兴府一百三十里，地域宽广，百姓富足，是处歌舞升平的地界。但是，也就是在这片繁华地界上，一连出过几任贪官。乡绅供奉，民脂民膏，三年清知府都要吃得十万雪花银，更何况是苏州太守这么一个肥差。

为此，京里头的那位没少摔茶碗子，头疼这处地方到底该交给谁管。又砍了一位苏州知府的脑袋以后，老皇帝几乎将剩余的朝臣都琢磨了个遍，朝堂上，一双眼扫视群臣，赶巧就跟睡眼惺忪地站在朝臣堆里打哈欠的陈怀瑾对了个正着。

陈怀瑾长了张书生面，皮白，间或带点儿病态，他总说那是打娘胎里带出的毛病，站着、坐着、躺着，都是理直气壮的懒。陈怀瑾的眼睛又生得极好，一对星眸看上去颇为温润，偶有一瞥又透着艳色，是个男生女相的精致人物。多数人初见他时都会被这张面皮骗上七八。就如他在朝堂上打了个哈欠，你拿眼瞪他，他也能回你一脸无辜，老老实实站一会儿，又悄无声息地挪到不起眼的地方继续犯困。

那日是殿试三甲上前听封的日子，陈怀瑾拿了今科的文武状元，数他的文采最好，也数他的品性最烂。



养花遛鸟，极不着调，浑身上下透着公子哥儿的做派，但凡在京内四九城公子堆里混的人，没有不知道陈小爵爷名号的。

武帝却当场封了他为苏州府太守，正四品，当天就打发到苏州当官去了。

为此事，朝中也是议论纷纷，心说在场的榜眼探花，不说肚子里的墨水学识，单说为人做派哪个是不如陈怀瑾的？然而转念再想，又似都明白了这里头的道道。

陈怀瑾的父亲陈国公在世时位列三公，乃是正一品太傅，皇帝帝师。陈怀瑾是陈国公老来之子，自幼锦衣玉食，国公死后就世袭了爵位。这样出身的陈怀瑾会稀罕苏州城那点儿银子吗？

而自幼不稀罕银子的陈小爵爷，在苏州城上任的头一天，府衙后院的门槛就险些被大小乡绅踏破了。

据说，当地的布庄大户陈老板拿着蜀地寸匹寸金的蜀锦缎子上门，金丝银线，钩花簪叶，陈小爵爷连看都没看一眼。

谁人不知，那都是宫里御供的东西，现下摆在跟前让他随便挑，他竟然都懒得抬那一下眼皮。

据说，钱庄掌柜沈万才提了三箱子的银子孝敬爵爷，赶巧爵爷在后院遛鸟。黄花梨木的太师椅上，那人就优哉游哉地坐在那里，用一根金稻逗着鸟笼里的雀儿说：

“沈老板这点儿东西还不如我一个笼子值钱呢。”

据说，歌舞坊的胡三娘也来过，银子也抬来了，美人也送了。

陈小爵爷没看银子，只挨个儿在美人面上扫了一遍，而后笑了，转身背手，晃着手里的折扇就进了门。余下的人没得到一声准话，也不知爵爷这意思，是留，还是不留。

胡三娘待要硬着头皮送进去，又听到里面那位慢慢悠悠地说：“乔灵均的九环刀不知道砍不砍美人，若是留下几个皮肉厚实些的，你猜能不能多活几天？”

胡三娘几乎在听到乔灵均三个字后就迅速转身，领着几个姑娘走了。奉天朝有谁知乔将军的名号？

那个时候陈怀瑾就极喜欢用乔灵均这三个字去吓退一些路边桃花。

即便那时，他们还只是因一纸婚书捆绑在一起的关系。

“你没见过我们那位陈大人，真真长了张招女人爱的脸，又是那么好的家世。本来这城里的乡绅员外都削尖了脑袋要往他后宅里送人，偏生他定下那样一门亲事，谁还敢往他跟前凑？谁人不知，咱们那位乔将军自幼就是在军营里混到大的？谁人不

知，那人以一人之力就可抵敌方一队人马？这样的……女子。”

说到这里，卖白菜的大娘四下看了两眼，压低声音对身边的小乞丐说。

“这样的女子，你说她得长成什么样？”

站在白菜大娘身边认真嚼干馒头的小乞丐仰起了脑袋，十分虚心地求教：“什么样？”

白菜大娘说：“我没那么大福分见将军，但猜想也能知道，常年在男人堆待着的，肯定不会裹脚吧？脚肯定大！”

小乞丐用没抓干粮的手暗暗量了量鞋底。

也不是很大啊。

“身材肯定魁梧吧？不然高头大马可爬不上去。”

小乞丐瞅了瞅自己的小身板，语重心长地说：“您说的那是熊瞎子，打仗也不一定用高头大马，换个矮点儿的也够用。”

最重要的还是灵巧。

白菜大娘瞥了一眼小乞丐。

“你懂得什么？将军要是长成你这样能上阵杀敌吗？说起来，我还是顶敬重这个女娃娃的，十几岁的年纪愣是为咱们将关外给抢回来了。只是说到成亲……咱们悄没声息地说句实在话，那必然不是个能相夫教子的性子，咱们苏州府这位长得好看的陈爵爷……也不像是良配。”

一个是驰骋沙场的巾幗，一个是锦衣玉食的公子哥儿，这样的两个人，怎么想都不像是能在一张桌子上吃饭的。

白菜大娘还说：“那位陈爵爷身子骨还不是很好，时常要用药吊着。偏生他自己还精细得紧，早起推开门瞧着风大了都不肯出门，咱们那位将军能看得惯？”

那确实是看不惯的。

一只干瘪馒头下肚，刚好听完了“小乞丐”要听的一切，她不再多留，拍了拍有点儿干的喉咙道了声谢就自去了，以至于白菜大娘口中那句“你一个要饭的娃儿，打听那么多陈爵爷的事儿干什么”也没来得及问出口。

白菜大娘常年在城门楼下摆摊，见过的人、说过的话比卖过的白菜还多。乞丐她见得也多，偶尔聊聊解解闷子也常有，只是这次遇见的这个小姑娘，虽说脸蛋衣着都是脏兮兮的，眼睛里却含着一股说不出的精气神儿，寻常的乞丐早被颠沛流离的生活迷了眼，哪里会有那种光亮？



白菜大娘颇有些感慨地叹息：“这也不知道是哪家造的孽，孩子长这么漂亮也舍得扔了她。就那么大一点几个头儿，养个她能费多少米？”

扮成小乞丐的乔将军忍不住一个趔趄。

谁说个儿矮就不费米？她吃得挺多的！

与此同时，同她擦肩而过的男人下意识地扶了她一下，在抬眼瞥到她的正脸时，脚下猛地一顿。男人似乎并不想让她看出来，迅速调整步伐，收敛神色。

正要快步离去时，他赫然发现乔灵均已经无声无息地站到了他的正对面。

两两对视之下，她挑起了半边眉毛，没说话。

男人吓得面色苍白如纸，站在原处，也没说话。

最后还是乔将军先笑了，不动声色地抬手指了指他的脚下。

“你的东西掉了。”

平躺在地上的，是一块烫金令牌。四边刻五爪金龙，正中一个“禁”字。

男人连忙蹲下身来将东西揣进怀里，慌张之下双手一直抖个不停。

“这……这是……”

不需费力解释了。

他再抬头看时，对面的人已经消失在人群中。

男人胸中憋着一口气，不知是该吸还是该松，确定乔灵均走远以后，迅速加快脚步冲进一条小巷，气儿还没喘匀就对埋伏在巷口的下属说：“是乔将军没错！我就说昨儿那个背影像她吧！现在谁还能长出这种个头儿？”

“真是将军？那她认出你来没有？”

剩下几个人的脸色也都不好看，争先恐后地问。

“我哪知道她认没认出来？我当时都吓得说不出话了！”

“那咱们怎么办啊？她这次过来是不是来杀……”

“甭管她杀不杀吧，先赶紧给京里传个消息是正经！”

如果乔灵均这会儿转身看一眼，一定要笑出声。巷子里的这些人都算是老熟人。武帝身边的禁卫，隶属皇家编制。乔灵均所统的乔家军是正规军，算起来还是这些人的直属领导。其中张城、肖勇她都见过，几个小卒子在京城里就拿她当神似的供着，没想到三年以后，京里的那位居然派他们来盯她的梢。

武帝早知道依照乔灵均的性子，是绝对不会安于皇室安排的。不论是杀了还是废了陈怀瑾，她定然会有所行动，因此早早让宫里的人守在这里。